



寻水问绿看衢州

冯井

一

早春二月，淋过微雨的衢江一碧如洗。两岸樱花开了，红红树更像是一团火，在阳光下燃烧。

傍晚时分，在古老的水亭门前看衢江，更真切，也更能领略它的江风余味。满眼的平静、舒缓与开阔。衢江是钱塘江的上游，江水线条柔和又活泼，一江碎浪匀在江心，不疾不徐地流动和回旋着，向着下游，似乎又向着上游，要说它兼有长湖的内敛与长河的通透，倒也庶几近之。

衢州也称三衢，说它来自三省通衢和三衢山，莫如说是三江交汇，水路相通。它的下段是金华江，上段是江山港，右首则是连着钱塘江源头的常山港。衢江里流动着的这一泓清水，来自浙南百溪之水，自会带有不是大河胜似大河的雍容气质。

水亭门是衢州的古城门，历千年风雨，一如旧时样。现在的人们，已习惯于乘高铁出门，或者从高速一路向北，去到钱塘江下游和杭州。但当年，水亭门里是老商街，水亭门前是衢江老码头，无论是商人起货，还是学子赶考，他们都要在水亭门前上下船。

丁字老街正对水亭门，晚来灯火辉映，游人如织。这门为何叫水亭门？那是因为旧时城门兼着候船亭，集城门、廊桥和渡口于一体。门孔与衢江水面略平，多少有些同欧阳修为扬州平山堂定名相类的情境。平山堂与远山齐平，水亭门和水亭街与衢江水也齐平，这样一种临江形胜，大约只有重庆朝天门和洪崖洞可类比，但衢江两岸没有高崖壁

垒，江流平和畅达，天文地理造就的历史文化气息，一直弥漫聚集在古风犹在的水亭老街上，而商铺、书屋和商业广场的现代气息，与之交融，气氛和谐，恰到好处。

要想亲近衢江水，近在咫尺，不一定非要荡舟河心，那一座不宽不窄的与滨江道无缝连接的“礼贤桥”，造型别致，非船似船，是桥非桥。扶着弯曲的“桥舷”踱步前行，一如一艘楼船，送你到江心，伴你一路到西岸。夜江不夜，任众人看个够。

要紧的还有，这条衢江从来就是联结京杭大运河末梢的繁忙商江，没有衢江，也就没有“江浦古道”，也不会有它与刺桐大港在海上丝路中的水陆转换，因此，衢州向来是商气和文气融汇的历史文化名城。

早就听说，钱塘江上游的水运线要扩容，而且会有大气象。衢州港位于东岸城市下游处，新建了十多个泊位，一个标准的千吨港。西岸也有很宽的滨江道，浅丘中有不少城市建筑，看那样子，衢州进一步发展，很可能是跨衢江两岸的一座大桥，而不会是现在的“一夫沉”。衢州新港开通伊始，已经创下二百万吨集装箱的业绩。

衢州港口至今已有千年以上历史，但以前的水势没有这般浩大，大船过不得。自从富春江、千岛湖的水脉进一步打通，现在已经可以通过五百吨位的较大船只，一直通向江山港。不止去到“栖霞古道”关门口，也开始联结起闽江的三级支流乌溪河。

未来的衢州港不会是一个地方性的小港湾，会成为京杭大运河的浙西南枢纽，江山和衢州或将成为新的明星城市。

二

对赣中和衢中的山，辛弃疾有词，“我见青山多妩媚，料青山见我应如是”。他还在《太常引·建康中秋夜为吕叔潜赋》中兴致勃勃地吟道，“乘风人去，长空万里，直下看山河。斫去桂婆娑，人道是、清光更多”。

坐在河边的木楼里，窗外就是清溪的马金溪。马金溪是开化县的母亲河，衢江的上游，也是钱塘江的源头之一。最让人动心的是，马金溪水质接近一类，走到这里口渴了，可以放心地弯弯腰掬一捧，润润喉。

马金溪边有座小木楼。门外是金黄的油菜花田。听楼主说，现在正是看油菜花最好的时候。小木楼临江的一面，是南方常见的栏杆样式，前门紧临着田间小路。楼上楼下有庭有堂，琴棋书画香茶俱全，是一个朴实中见儒雅的乡村旅舍。过往行人吃茶打尖，真是个好去处。

凭窗品茗，看着楼下的一带碧水，还有隔江排阔而来一溜树，颜色深些的是水杉，浅的是竹林，还有樟木、香枫、黄桷、木荷、铁冬青和红豆杉，不同的树种有不同的颜色搭配，层次分明，很有镜头感。窗前探来了枫杨枝子，是杨又不似杨，当地老乡称它“水麻柳”或“燕子树”。这枫杨是本地树种，喜水却耐旱，南北皆可引种，许多地方建设园林，都争相来联系。

开化的森林覆盖率已经超过85%，也就是说，除了田亩、道路和民居，密密麻麻到处都是花与树。

三

开化青山多绿树，除了天然资源好，也有当地人与树的一串互动故事：靠山养山，而不是坐吃山空。然而，养树、养山、养水和养人，又是怎么一种关联，其中还是有说道的。开化人懂得，也经历过产业结构调整换的较长过程。

曾经，当地人只注重发展经济，办起造纸厂、小水泥厂，腰包是鼓起来了，可环境保护又是怎一个愁字了得。于是，以杉树为主的经济林种植，逐渐成为这里的经营大宗。水环境、山环境慢慢改变，上下游的水开始清了，开化人的腰包也重新见鼓。努力换来了清清的衢江水和钱塘江上游水，城里游人来，纷纷竖起大拇指。

现在，心思活络的开化人，又有了新追求。杉树常青，但蓄水能力不如阔叶树，加上游人越来越多，乡村旅游兴旺。“物种多样化”便成了农民新的口头禅。宋代诗人曾几那首“梅子黄时日日晴，小溪泛尽却山行。绿阴不减来时路，添得黄鹂四五声”也被写成大条幅，挂在民宿餐厅的正墙上。还有一幅，就是朱熹的《观书有感》：“问渠那得清如许？为有源头活水来。”

中午吃饭，第一碗是草鱼汤。草鱼在北方被称为“草棒子”，太平常不过，但我们尝一口就停不住嘴。“别是石斑鱼吧？”主人摇摇头，指向后门外的小溪塘。那里有他们自家放养的一塘草鱼，小草鱼正在塘里游得像箭。席间有人说起，城里有些塘鱼，土腥味太重，开化人吃不惯，靠海的宁波人，更不会吃，但到了开化，他们却吃河鱼吃得很开心。不知是谁，由此引出山里农民幸福感的话题。一位出身农家的人说，过去山民进城，老觉得矮别人半头，现在不一样了。就拿这草鱼汤来说，我们这儿的好吃，他们的却不中吃。再说，没有山里的绿化，那衢江会清吗？你说，这幸福指数怎样去计算才好呢。

离开民宿餐厅，我不由地回头再瞥一眼《观书有感》条幅。朱熹创办的包山书院，离这里很近，遗迹正在修整。他的这首诗是在开化还是别的什么地方写的，并不需要特意去追究考证，就诗的起兴和自然环境来讲，这里倒很合适。

（冯井，原名冯拉，中国经济报刊协会会长、《经济日报》原总编辑，著有《丝路大视野》《丝路文明札记》《不落的琴声》《塞上明珠》等作品。）

题图：浙江省衢州市开化县长虹乡台山村，层层梯田村落，油菜花正艳，花海美如画。王国红摄（人民图片）



行天下

红色盐城焕新姿

杨世明文/图

经过数小时的颠簸，我终于来到滇西北黑龙江东岸的盐城——大理白族自治州洱源县乔后镇镇政府所在地。70多年前，这个弹丸之地曾是中共罗惠特分区领导中心，四周高耸入云的大山紧紧环抱着这块狭小的盆地，发源于丽江罗凤山和剑川老君山的黑龙江，像一条桀骜不驯的巨龙自北向南从旁蜿蜒而过。

这里是洱源、剑川、云龙、漾濞县边缘结合部，盛产岩盐。自清初发现盐泉以来已有300多年采矿制盐的历史。盐场初具规模后，朝廷在此设盐官，征收赋税，滇西产盐中心由明代的“云龙八井”转移到此。民国时，这里是云南迤西盐场总署，近代滇西北唯一初具规模的工业重镇，商贾云集，会馆林立，马帮铃声震荡山谷，一时有“小上海”之称。

上世纪40年代，滇西北高原风展红旗，革命斗争的火种在这里点燃，当时中共地下党人将这一区域命名为“罗惠特区”。1949年2月初，在中共滇西工委的领导下，罗惠特区党委创建的滇西北第一支人民武装诞生不久就初露锋芒，永安桥的枪声，像划破沉沉夜空的一道闪电，揭开了滇西



解放军滇桂黔边纵队第七支队雕塑

北武装斗争的序幕。这次伏击战成为解放“小上海”乔后盐城的一次前哨战。同年9月，这支英勇善战的自卫队编入中国人民解放军滇桂黔边纵队第七支队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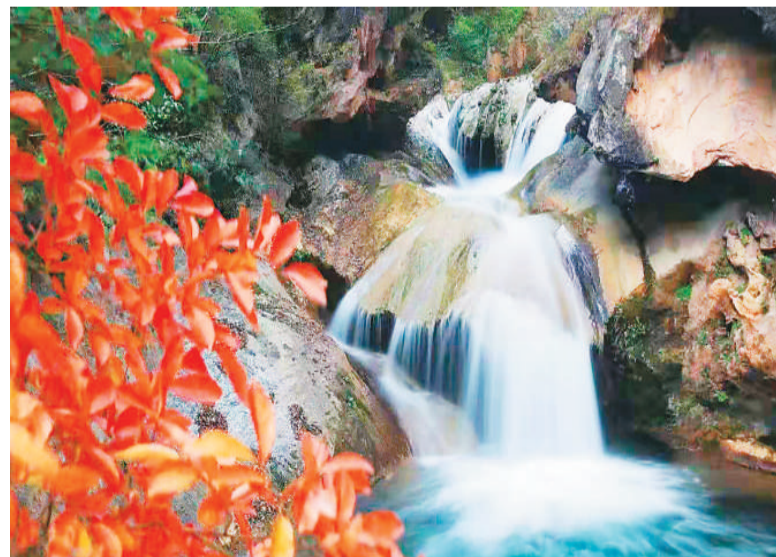
解放70多年以来，战争硝烟早已远去，明净的天空下，古老的小镇焕发出青春气息。当年靠锄挖盐背的“八十灶”盐场，已使用先进的机械采矿技术和真空制盐的机器设备，可年产各种盐制品5万多吨，源源不断地供应着云南省内外。

我独自一人漫步在老街小巷，老屋里的老人有的忙着侍弄院里的花草，有的悠闲地摇着竹扇，在藤椅上观看正在热播的“红色经典”。几个小孩在小巷里做游戏，嘴里不时冒出一句老师刚教的红歌“没有共产党，就没有新中国”。我的眼前浮现出几个年轻的中共地下党员，在月光下张贴《拓荒者》的身影，似乎看到他们在昏暗的油灯下，刻印传单忙碌场景，听到了年轻的革命者给当地的青壮年讲课的声音……

紧挨着老街的西侧便是新街，各式车辆来回穿梭，街道两旁钢混的商铺林立，店老板笑脸迎八方来客，来往行人露出平和而幸福的笑容。车水马龙，人头攒动，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。这是对当年舍生忘死，为理想而奋斗的无数先烈最好的告慰。

一汪白泉一屏山

兰善清文/图



秦岭南麓，湖北省十堰市郧阳区大柳乡西进十余里，峰雄岭奇，林木森森，断崖处一股水桶粗的泉水喷涌而出，银光四溅，白亮耀空，得名“白泉”。远近十里八乡产玉米，玉米遇醴泉，酒香便无处不在了。

泉水出山，夺路而走，跳崖越谷，汤汤荡荡，萦村绕庄，经天井山，越百里，入汉江。1989年中国考古界发掘的两个震惊世界的“郧县人”头骨化石即出土在白泉入汉水处。百万年前的猿人“郧县人”想来也得了白泉水的滋养。

白泉至天井山，一段灵性的山水。首先进入视野的景色我称它“阳春白雪”，款款而过的河水两岸是蓬蓬的火棘丛，仲春时节，米粒一样的白花弥漫，恰似纷纷扬扬的大雪层层覆盖，使簇簇火棘从膨胀开来，成朵成堆。这火棘的青春之花虽细微，绚烂起来，也是压枝袭人，疯狂了一般。

火棘谷向前，泉水已然成川，宁谧平稳，君子般温文尔雅。然而，一跌一抛，便有了激越的脾气，再一路而下，瀑布就相继现出声威了。不过，笼罩你的是奔腾的瀑声，感觉到的却是风清月明般的宁静。静与动、远古与现代、人生与四季，都融汇在美妙的山与水之中，爱静的人可尽享其宁谧，好动的人可尽情地嬉戏。原来，那一洞幽蓝如一道长弦，所流动的都是和谐的音乐，高亢也罢，纤弱也罢，对感应它的人都是种抚慰。这就是天籁么？这就是天籁！

一直平铺直叙也不好，于是再有一段沟壑壁撞着跌宕，再有瀑花如银，豪迈不羁。凝神静听，仿佛贝多芬的英雄交响曲在耳鼓里澎湃，激情的洪流在血管

里汹涌，显然，这段水是可以谱曲的。接下来一波波光粼粼的水我称它“逝川”，它和其他水流一样一去不复返，但它在脚下似乎刻意短暂留步，告诉你它的永恒正在于它的流失。有一犀牛般的磐石，目送流水，静待来人。我称它“望川石”，水逝石守，静坐其上，更能体会当年孔子对水的叹息。“逝川”“望川”，川流不息，白泉守望这个哲学命题。

一个虎盆大口样的山嘴，正对着一帘珠玉般的瀑布，于是，我称它“虎口瀑布”。虎口怒吼，飞瀑百丈，其下翡翠潭，碧水幽幽，深不可测，据说曾有蛟龙潜藏。再前行，有一面瀑布来得突兀，如自九天陨落。擦身而过，飞珠溅玉，如沐圣女洒净。看那飘飘而落的瀑布，无不想伸出双臂揽它入怀，或裁取一段悬于窗前，尽显其神来之美。

前行，又有三叠瀑，三叠三展，似心旌一曳三荡，走近它，真想望月吹箫，凭风抚琴。三叠瀑接着千叠滩，水越来越千姿百态了。千瀑千叠，如莲盛开，朵朵小瀑鳞次栉比，珠联璧合，这才是白泉造化的大惊喜。再前就是天井山。这段谷壑不凶不险，却九十度逼面，屏风式矗立，苍苍古木，霭霭紫云，都是挂着的。左右山体相距也就三五十步，头上仅一线天，形似天井，故曰“天井山”。

秀岩独处，奇峰成排，百鸟翔聚，四季灿烂，堪称天赐一段锦绣，说它是养在深人不知的千古资深美人也未必不可。如今，天井山原生态风物已被大柳乡政府纳入新农村规划建设，将进行深度开发。不久的将来，白泉连同那悠长的一屏峰峦走将盛装亮相！

图为白泉。

五通桥是有名的水乡，连接人们心灵的自然是那些匠心独具的桥。以桥得名，五通桥境内有名有姓的古桥新桥有100余座。这个小城位于四川乐山城南20公里，自清乾隆年间盐业鼎盛后，五通桥的盐商们因盐致富。为了盐运便捷，官府、盐商、民众纷纷慷慨捐款，在两河口修建了一座石拱桥，桥头立石碑，刻有“五通桥”三个大字。岁月变迁，本是桥名的“五通桥”逐渐演化为地名。

桥文化的繁荣与发展源自当地丰富的水资源。岷江、茫溪河等水系纵横交错，城中心更

五通桥的桥

李跃平

是四面环水，桥是当地人出行的必备通道。据记载，民国时期五通桥境内已有桥梁48座。桥，连通了当地的交通要道，而桥的变迁，则贯穿了五通桥的古往今来。五通桥的桥，横亘于历史和现实之间，成为城市文化的核心部分，至今依然散发炫目的光彩。

在这里，因为水系的不同，桥的样式也多种多样。村寨里，青石拱桥是人们走村串户的必经之路，更是村里的文化符号；江河上，岷江大桥横跨城市两端，雄浑的江水滔滔不绝，静默的大桥更显厚重壮阔。而最令五通桥人魂牵梦绕的，自然是那桥合一的水上浮桥。它于1956年建成，由数十只小船连成一座长桥，既可通人，又可移动，造价经济实惠又便捷，直到现在，依然为当地居民所使用。它连接着水乡最繁华的两个街区，镌刻着当地人难忘的城市记忆。作家李准面对“长桥卧波”的美景，欣然吟唱：“祖国山河第一娇”。

千年流水，给五通桥增加了活力与灵动。每当傍晚，忙碌了一天的市民喜欢沿着种有数百棵古榕的岸边散步，江水上有点点渔火闪烁，江岸柳枝依依垂。春夏时节，五通桥还会呈现出白鹭云集、渔舟唱晚的绝好景观。



五通桥浮桥 骆传敏摄

五通桥人曾经梦想着通过桥看到外面的世界，但狭窄的桥面并不能完全适应需要。如今，五通桥的桥，已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，从“小桥流水人家”到“一桥架南北”，四通八达的大桥，以不同的姿态，改变着五通桥人的生活。

桥通五洲，积厚流广。流动的江河，静默古朴的桥梁，见证着这个制盐小城的发展。五通桥的桥，浓缩了五通桥的发展，每一个细小的变化都在讲述着这里的人们走出去的勇气与信心，讲述着融通、沟通、联通的和谐故事。五通桥的桥属于历史，属于现在，更属于将来。漫步这座城市，寻找它美妙丰富的意蕴，才发现桥是这里的根与魂。